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三十四回 下鄉場腐儒矜秘本 開學堂志士表同心

卻說濰縣因一番罷市，倒開成了兩個學堂。這信息傳到省中，姬撫台大喜，同幕府諸公閒談，核算通山東省已有了四十八個學堂。姬撫台立志要開滿了一百個學堂才罷。這話傳揚出去，就有好幾家做書鋪買賣的人，想因此發財，不惜重價購買教科書稿本，印行銷售，於中取利。無奈山東一隅，雖近海岸，開化較遲，那些讀書人還不甚知道編教科書的法子。恰好有十幾個人從南方來當教習的，都是江浙一帶的人，見過世面，懂得編書的法子，就有些蒙小學的課本編出，每編成一種，至少也要賣他們幾十兩銀子，刻出版來，總是銷售個罄盡，因此編書的人聲價更高了，如沒得重價給他，他斷斷不肯輕易把稿出售的。濟南府裡有些從前大書院裡出來的人，覺得自家學問甚深，通知時務，見了這些課本淺俗非凡，卻大家倒要花大價錢買去讀，心中氣憤不過。就有幾位濰源書院的高等生，幾位尚志堂的高等生，因為書院改掉了，沒有膏火錢應用，想步他們維新的後塵，覓些蠅頭微利度日，說不得花了本錢，也把那新出的教科書購辦幾種，拿出做八股時套襲成文的法子，改頭換面，做成若干種，也想去賣錢。只是字句做得太文雅了，各書鋪裡收稿的總校看不懂，不敢買他這種稿子，這班人氣極，白費工夫不算，又倒貼了本錢，萬分懊惱，更合那些維新人結了不解之仇。卻好那年山東鄉試，還有廢不盡的幾成科舉要考，這個當兒，四遠的書賈都來趕考。內中有一家開通書店，向來出賣的是文明器具圖書。開翁姓王，是一位大維新的豪傑，單名一個嵩字，表字毓生。他雖是八股出身做過幾年名秀才，只因常常出外遊學，見多識廣，知識也漸漸開通。後來學問成功，居然是位維新的領袖了。他生長的地方，正在濟寧州運河岸上，南北衝行，進省也便。再說毓生在濟寧州開了這個書鋪，總覺生意清淡，幸逢大比之年，心中想作這注買賣，也好順便進場。合他幾位伙計商議，大家倒都贊成的，說：「我們聽說撫院大人維新得極，開了無數的學堂，我們要生意好，總要進省去做。

如今可先運些書籍去賣，將來連器具圖書等件一總運去，就在那裡開張起來，定然勝在這裡十倍。」毓生聽了這話，甚合己意，點頭稱是。當下忙著收拾，跟手僱了一隻大船，從運河裡開去。離省城四十里水路不通，又換驛車，載書上去。早有店伙在貢院前賃定房子，毓生到那裡看時，三間房子，極其寬敞，又且校糊精緻，心上大喜。趕著叫伙計把書籍擺設起來，招牌是白竹布寫的一筆北碑鄭文恭字，筆力瘦硬的了不得，只微微有些禿。毓生看看這鋪子很覺整齊，由不得自己贊道：「文明得極！文明得極！」他伙計笑道：「不管他文明不文明，只問他賺錢不賺錢。」說得毓生也不覺失笑。毓生又叫把帶來的幾種東洋圖畫掛了出來，配上兩盞保險燈，晚上照得燦亮，更覺五彩鮮明，料來這等氣象，是不會沒錢賺的。此時離場期還遠，毓生在店裡靜坐三天，抱抱佛腳，那知沒一個人上門買書，心中納悶。到第四日上，有一個秀才，穿件天青粗布的馬褂，二藍粗布的大衫，滿面皺紋，躬身曲背的踱進店來，問道：「有些什麼時務書，揀幾種給我看？」伙計取出些《時務通考》、《政藝叢書》等類，他都說不好，又道：「總趕不上《廣治平略》、《十三經策案》、《廿四史策要》，來得簡括好查。」伙計知他外行，又拿幾部《世界通史》、《泰西通鑑》等類，哄他道：「這是外國來的好書。如今場裡問到外國的事，都有在上面。」那秀才搖搖頭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！場裡也不至於問到外國的事。我只要現在的時務書，分門別類的便好。」伙計道：「那個，小店卻是沒有，只有一種《史論三萬選》，你要不要？」秀才聽了「三萬選」三字，卻合了從前《大題三萬選》的名目，心中甚喜，就叫他拿來。細看目錄，都是歷代史鑿上的事，大半不曾見過，只有《左傳》上的《鄭莊公論》等類，是曉得的。問問價錢，那伙計見他沈吟，不敢多討，只要三兩銀子一部。秀才把書一數，共計三十本，還是石印小板，合來一錢銀子一本，覺得太貴，只肯出一兩五錢。伙計取書包起，收在架上，說道：「沒得這般大的虛價，我們再談罷。」那秀才去了，又轉來道：「再加五分，如何？」伙計笑道：「咱們大來大往，也不在這三分五分上頭計較。先生要買這書時，至少二兩八錢銀子。」秀才道：「你再給我看看。」伙計沒法，只得把書又取給他。看了半天，只看目錄，還沒看到裡面選些什麼，覺他那神氣很愛這部書，卻捨不得出銀子。添來添去，添到一兩八錢銀子。

毓生坐在旁邊，看得他可憐，又且第一注買賣，合算起來，已賺了一半不止，叫伙計賣給他罷，就對他道：「這是我們初次交易，格外便宜些，拉個長主顧罷了。」秀才欣然身邊摸出一小塊銀子，是皮紙包著的，伙計取來一秤，只一兩七錢五分，還短五分銀子，合五十五個大錢。秀才那裡肯找，說我這銀子，是東家秤好的一注束呢，沒差一分，你的秤一準是老廣廣，不然，沒得這般大的。伙計道：「我這秤實是潛平，是你們本地買來的，沒得欺騙，你不信，上面還有字兒，請進來看便了。」秀才果然走到櫃檯裡，一看卻是濟南省某鋪裡制就的港平，那銀子果然只一兩七錢五分，沒得話說，盡摸袋裡，摸出來三十五個大錢，道：「我實在沒得錢了，耽一耽，下次帶來還你罷。」伙計笑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將來的交易日子長哩。你取書去便了。」毓生看他去後，罵道：「這樣的人也要來下場，真是造孽！」誰知以後來買書的，通是合這秀才一般，見了西史上的路德，就說他是山西路閻生先生，說道：「原來他也在上面。」見了畢士馬克，又問這是什麼馬？諸如此類的笑話，不一而足。毓生忍俊不禁，把來一一記下，著了一部《濟南實書記》，諷笑這班買書人的。這是後話慢表。

再說進場那天，王毓生把幾部有用的書籍帶進場去，那知一部也用不著，倒是那秀才賣識的《史論三萬選》有些用處，這才佩服他們守舊的人，到底揣摩純熟。頭場出來，很不得意。

二場照例進去，卻有一個策題，出在《波蘭衰亡戰史》上面，這回毓生帶著這書，頗為得意，淋漓痛快的寫了一大篇，以為舉人是捏穩在荷包裡了。場事已過，別的趕考書鋪，一齊收攤回去，毓生算算帳，自從到省城，到如今才只做了幾十兩銀子的買賣，盤纏、水腳、房飯、開銷合起來，要折一百多銀子，覺得有些不服氣，暗道：「目今濟南府的學堂林立，我不得志於考場，必得志於學堂，再住兩個月再說。」就合房東講定，減了房租一半，各種開銷也酌減了好些，預備長住，果然漸漸的有人問津，後來聲名一天大似一天，買新書的都要到開通書店，不上一月，賺足了一千銀子。其時榜已發出，毓生仍落孫山，妙在財氣甚好，也不在乎中舉。後來領出落卷，大主考批的是：「局緊機圓，功深養到，惟第二道策，語多傷時，不錄。」

原來他的第二道策，正是論的波蘭衰亡，自己最得意的，那前後頭末兩場，自己覺得不好處，偏偏主考圈了許多，方才知下場的秘訣。正在懊惱，恰好前次買《三萬選》的秀才又來了，問有《近科狀元策》沒有？流生猜他定是中了舉順道來省的，試問問他，果然不錯，中的第十五名，這番是填親供來的。

毓生回他道：「我們不賣《狀元策》，這是要南紙鋪裡去賣的。」

那人去了，毓生查出《新科闈墨》十五名來看，原來是齊河縣人，姓黃名安瀾，那十三藝裡的笑話，更比《買書記》上多了。

只他第二場的第二道策，是一段「波」，一段「蘭」分按的。

額生看到此處，失聲一笑，把個下頰笑得脫了，骨節要掉下來了，弄到攢眉蹙鼻的，只說不出話來。幸虧他一個伙計，曉得法子，替他慢慢的托了上去。流生這才能言，叫聲「啊！這個痛苦，竟是被那新貴害的！果然他的福命非凡，我笑他一笑，便受這般的罪。」那伙計笑道：「王先生，你把手托住了下頰，不要又掉下來。我再說個笑話你聽聽。」

毓生果然把下頰托住。那伙計道：「你道我怎麼會醫這個下頰，也是自己嘗過滋味的。我們沂水鄉下有一位秀才先生，姓時，大家都說他方正。他自己也說，什麼席不正不坐，又說，什麼士的走路要踉蹌，不好急走，那怕遇著雨，沒得傘，也要徐徐而行，要走直路，不好貪圖近便，走那小路。因此，人家舉他做了孝廉方正。一天正逢下雨，我撐了把傘，打從鎮上回家。可巧前面就是時先生，手裡沒撐傘，雨點在他頸脖子上直淋下去。他急了，要繞一條溝，多走半里路，他左右一看沒人，提起長衫，奮身一躍而過。後面有兩個孩子不懂竅，大聲叫道『時先生跳溝哩！』他不防後面有人看見，心裡一驚，腳下一跳，就跌在泥坑裡，弄得渾身臭泥。我因此一笑，把個下頰笑掉了，盡力拿手一托，才托上去。因此知道這個法子。」毓生聽他說得有趣，不由的又要笑，卻不敢大笑，因道：「我們且不管人家中舉不中舉，這濟南城裡的買賣倒還好做，我想回去把所有的書籍一起裝來，我們那副印書機器

也還用得著，一並運它來在這裡做交易罷。濟寧州的地方小，也沒有多餘利息，你們看是如何？」眾伙計齊聲道：「是。」

次日，毓生一早起身回濟寧州去，不多幾日，全店搬來，果然買賣一天好似一天。毓生又會想法，把人家譯就的西文書籍，東抄西襲，作為自己譯的東文稿子印出來，人家看得佩服，就有幾位維新朋友，慕名來訪他。那天毓生起得稍遲，正在櫃檯裡洗臉擦牙，猛然見來了三位客，一位是西裝，穿一件外國呢袍子，腳蹬皮靴，帽子捏在手裡，滿頭是汗的走來。兩位是中國裝束，一色竹布長衫，夾呢馬褂，開口問道：「毓生君在家麼？」既生放下牙刷，趕忙披上夾呢袍子，走出櫃檯招呼，便問尊姓大號，在下便是王毓生。原來那三人口音微有不同，都是上海來的，懷裡取出小白紙的名片，上面盡是洋文。毓生一字也不認得，紅了臉不好問。那西裝的，彷彿知道他不懂，便說：「我姓李名漢，號悔生。」指著那兩人近：「他們是兄弟二位，姓鄭，這位號研新，是兄，那位號究新，是弟。我是從日本回來，煙台上岸的。因貴省風氣大開，要來看看學堂，上幾條學務條陳給姬中丞，要他把學堂改良。」毓生不由的肅然起敬道：「悔兄真是有志的豪傑，這樣實心教育。」那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？我們生在這一群人的中間，總要盼望同胞發達才好。我到了貴省，同志寥寥，幸而找著研新兄弟，是浙江大學堂裡的舊同學，在貴省當過三年教員的。蒙他二位留住，才知道還是我們幾個同志有點兒熱血。只可惜他二位得了保送出洋的奏派，不日就要動身。我想住在這裡沒意思，也就要回南邊去運動運動，或者有機會去美州遊學幾年，再作道理。」毓生聽了，都是大來歷，不由得滿口恭維道：「既承悔兄看得起我，好容易光降，何不就在小店寬住幾日；也好看學堂，做兩件存益學界的事，小弟又好叨教些外國書籍。就是飲食起居，欠文明些，不嫌褻瀆方好。」悔生道：「說那裡話？我合毓兄一見，就覺得是至親兄弟一般。四萬萬同胞，都像毓兄這樣，我們中國那裡還怕人家瓜分？既如此，我倒不忍棄毓兄而去。也是貴省的學界應該大放光明瞭。」回頭向二鄭說道：「我說，見毓兄的譯稿，就知道是北方豪傑，眼力如何？」二鄭齊聲道「是」，又附和著恭維毓生幾句，把一個書寶玉毓生抬到天上去了。不由得心癢難熬，櫃檯裡取出十兩銀票，請他們到北諸樓吃飯。李悔生道：「怎好叨擾？還是我請毓兄吃番菜去。」

毓生道：「不錯，新開的江南村番菜館，兄弟還沒有去過哩，今天正要試試他的手段如何？」悔生大喜，四人湊到江南村，揀了第二號的房間坐下。可惜時間還早，各樣的菜不齊備，四人只吃了蛤蜊湯、牛排、五香鴿子、板魚、西米補丁、咖喱雞飯。

悔生格外要了一分牛腿，呷了兩杯香檳酒。算下帳來，只須三兩多銀子。悔生搶著惠帳，誰知毓生銀子已交要櫃上，只得道謝。毓生又約悔生把行李搬來，悔生答應著分手而去。隔了兩日，果然一輛東洋車，悔生帶著行李來了。原來甚是簡便，一個外國皮包很大，一具鋪蓋很小。毓生替他安放在印書機器房的隔壁裡，說道：「小店房子很窄，不嫌簡慢，請將就住下罷。」

悔生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我是起得甚早，不怕吵鬧的。」自此，李悔生就在開通書店住下，也合毓生出去看過幾處學堂，他都說是辦得不合法。毓生請教他辦學堂的法子，他便在皮包裡取出一大樹章程來，都是南邊學堂裡的。他道：「這些章程有好有不好，我想揀擇一遍，匯攏起來，做個簡明章程。」毓生稱是。一天，毓生在朋友處得著一部必達慢的《商業歷史》，恰好是英文，要請他翻譯，他看了半天道：「這部書沒有什麼道理，上海已有人譯過了，不久就要出書的，勸你不必做這買賣。」

既生道：「這是部什麼書，我還不曉得名目，請悔兄指教。」

悔生又把那書簿面看了半天，說了幾句洋話道，就是這書的名字，照這文譯出來。毓生道：「可是《商業歷史》？」悔生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這是英國人著的。」毓生只道他曉得英人必達漫所著，也就不往下追究了。既然上海已譯，也自不肯徒費資本。過了些時，悔生合毓生商量，想要開個小學堂，請幾位西文教習在內教課，預備收人家十兩銀子一月，供給飯食。兩人私下算計，只須收到一百二十位學生，已有很大一筆出息。

流生覺得有利可沾，滿口應允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